

【特罗马剧场】

酒鬼萨姆·派金帕(3)

皮革业(媒体人)

喝酒,失控,与人冲突,超支超期,为剪辑权撕破脸,萨姆·派金帕每次拍电影的固定路线图。对投资的老板和制片人来说,这种导演无异于一段难以摆脱的噩梦,无论他的创作能带来多大的收益或赞誉,终究还是噩梦。

而对跟派金帕一起工作的剧组人员来说,这样的经历可不是什么梦。派金帕的道具主管鲍勃·维西格里亚(Bob Visciglia)回忆起他们的拍摄生活——每晚收工,导演就带着剧组人员去酒吧,喝到烂醉,就在那睡几个小时,到凌晨5点左右,大家起来回片场开工。就这样日复一日,差不多每部都这样。

1971年,跟华纳高层交恶的派金帕跑去英国工作,拍摄《稻草狗》(Straw Dogs)。等到了拍摄地,还没开机,派金帕先搞了个大型热身酒局,除了剧组成

员,还叫了妓女。结果,演员麦肯纳(T.P. McKenna)玩得太疯,当晚就摔折了胳膊。于是,影片里象征司法与秩序的老少校始终吊着一条打着石膏的手臂,其实根本不是预先的设计。

拍摄《比利小子》时,米高梅的老板詹姆斯·奥伯瑞(James Thomas Aubrey Jr.)对派金帕的做派相当不爽,想找个借口炒掉这个麻烦导演,四处散播派金帕天天喝到人事不省的传言。派金帕将计就计,叫詹姆斯·柯本跟剧组人员抬着担架,他躺在上面,还输着液,摆拍了一张照片,花钱刊登在《综艺》杂志上,声明写着,“先生们:派金帕因饮酒过量而离开剧组……纯属谣言”。可仔细看看图片,“护士”手里提着的,不是吊瓶,而是 Johnnie Walker 的酒瓶。

派金帕在片场总戴着一副反光墨镜,不愿让别人看清他的眼神。为了让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演好《稻草狗》

里那个嫉妒的丈夫,在现场准备拍摄的时候,派金帕很认真地告诉他,“听剧组的人说,你老婆跟你的司机去苏格兰玩了”。等拍摄结束,那场戏顺利完成,霍夫曼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如果说酗酒还能理解为真性情或减压出口的话,派金帕真正让人崩溃的,还是他的毒瘾。派金帕的助手兼情人凯瑟琳·哈伯(Katherine Haber)说,“真怀念他只喝大酒的日子,至少每天早上他能清醒一阵。滥用药品后,他就彻底变了”。

酒精与毒品彻底整垮了“约翰·福特的接班人”。五十几岁的派金帕看起来已经像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人们都知道他的精神出了问题,患上严重的妄想狂及躁郁症。派金帕开始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在女友的房间里安置窃听器;睡觉时总要在枕头旁放一把上了膛的手枪;找编剧聊剧本要把人拉进浴室并打开水龙头,说是自己已被窃听。

70年代中期,派金帕先后推掉《金刚》(King Kong)和《超人》(Superman)两部大片的邀约,去欧洲拍摄了德军视角的二战影片《铁十字勋章》(Cross of Iron)。派金帕的身体与精神完全透支,影片杀青当晚,他照例召集剧组喝酒,可在酒局上突然提出第二天的拍摄安排,要求坦克跟群众演员到位。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场戏今天刚刚拍完时,才发觉导演已经完全对妄想与现实失去了意识。

之后的几年里,派金帕的事业一落千丈,没有公司和制片人愿意请他工作,曾经呼风唤雨的大导演彻底失业三年。直到1981年的夏天,对派金帕有知遇之恩的老导演唐·希格尔(Don Siegel)再次拉了他一把,请他出任喜剧片《楣运当头》(Jinxed!)的第二组导演。当然,这对一个入行快三十年的“前大牌导演”来说,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还是欣然前往。

性格巨星詹姆斯·柯本这样评价派金帕,“他是属于电影的人,片场、剧组才是他的现实世界。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家庭、夫妻、子女,对他来说,只是幻想”。派金帕结过三次婚,有五个孩子,都是聚少离多。在他们的世界里,这个丈夫、父亲,始终扮演着陌生的角色。

1984年12月28日,派金帕在加州死于心脏衰竭,时年59岁。派金帕生前曾被问到过他所希望的墓志铭,答案是:“我想我从未停止过追求,一直都在寻找。”

派金帕最终没有竖起自己的墓碑,他的骨灰被撒在加州马利布的海滩上。2000年,派金帕在墨西哥的妻子贝格娜·帕拉乔斯(Begona Palacios)去世,照她的遗愿,骨灰也撒向那片海滩。还好,有人始终记得那个酒鬼,迷人的混蛋,让他不那么孤独。

(完)

何不点睛 插画 JIN(何靖)

泰坦尼克
破冰重现



【作旧句子】

错位的歌

咪咩(媒体人)

法国独立乐团 The Teenagers 有首歌叫《homecoming》,是首男女生“对唱”,他俩反反复复唱着这么一句:“I f***ed my American cunt, I love my English romance”(男生唱“我搞了一个美国大姐”,女生唱“我爱我的英式浪漫”)。而之前则是男生和女生分别说唱,讲述着自己遇到对方的故事。

先是带着浓浓英国口音的男生说自己飞到圣地亚哥去看望自己的姨妈,在姨妈家认识了她的继女——一个拉拉队长范儿的小处女,又傻又顽皮,而自己对她们的唯一印象就是简单一

个词儿“f***able”。第二天,俩人就干了男孩最想干的事儿,男孩用一句话总结:“It was wild, She’s such a slut.”(这事儿很野,而她,可真是个小贱人哟)。

不过同样的事儿用美国女生的口吻讲出来,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她跟好友们炫耀自己遇到了“全世界最棒的男孩”,因为他“穿着紧腿儿牛仔裤,还有一口最可爱的英国口音”,接着就是“用性感的眼神儿看着我,喔天啊,我想我坠入爱河了”!

这首歌是我听过的最有趣的一首“对唱”,尽管它粗俗得可以,但起码道出了一个最简单的

道理:每一段爱情故事其实都是两码事,若是由两个当事人分别讲出,大概都是一场罗生门的好戏。也正所谓落花流水,许多精彩的故事也正由如此这般的错位而引发。

反观华语流行歌曲,俩人一起唱的情歌多是郎有情妹有意,专供KTV包房里的暧昧男女发展关系使用,无趣得不得了,但那些真正触及感情真相的歌里,两个人一起唱出来,倒更能听出几分错位且动人的故事感来。光良和梁静茹唱过一首歌,收录在梁静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里,歌里传递的混乱情绪和这张专辑“纯情艳阳天”的风格十分不搭调。这首歌讲述了女

孩被一个负心人伤了心,就去找另一个痴痴爱自己的男孩,两人拥抱,说是给对方一点温暖,但各自心怀鬼胎。不过当然讲述的方式十分文艺:“你知道,(我明了),抱着你,我的泪却为他而掉……你有的好,他做不到……今晚心底的挣扎,我不说,你明白吗?”其实这是首好歌词,没有用任何陌生化的词句,却勾勒出情感事件里经常出现的画面。可见,现实生活中极品女和备胎的故事,如果是用某种特定的形式讲出来,还真是有那么几分感人呢。

中国的男孩显然没有英国男孩那么流氓,出现在情歌里的形象还往往有点窝囊。莫文蔚

和黄品源一起唱的《那么爱你为什么》也是一首让女生过瘾,让男生憋屈的歌。男生反复在唱“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真是纠结到死,然而女生爽快道出该男真相,“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个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男生为自己的落魄而执着感动得要死,已然站在局外的女生却“倒要看看你离开我到底能不能活”,可见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絮絮叨叨的祥林嫂根本不值得同情,更何况那位“祥林嫂”居然是个男的!